



白浪滔天的 太平洋問題

錢亦石 著

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

錢亦石 著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

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

每冊實價肆角整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錢亦石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月初版
[漢]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版

序

我們常聽到：「二十世紀是太平洋時代」。又常聽到：「中國問題是太平洋問題的中心」。從前一句話裏，可以窺見太平洋問題的重要；從後一句話裏，可以窺見太平洋問題與中國關係的密切。

「九一八」的砲聲，把中國的領土炸掉了一大塊；同樣，「九一八」的砲聲，又在太平洋上激起了白浪滔天。五年來，中國以飛快的速度降到殖民地化的泥坑，而白浪滔天的太平洋，也在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中，震撼了全世界。

要了解太平洋問題，要了解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太平洋問題，就應該注意五年來太平洋各方面有些什麼變化？就應該研究這些變化給予中國以什麼影響？

的確，五年來，太平洋上的一切，都在動盪不寧之中，而環繞在中日問題上

的太平洋各國關係——如英日關係，美日關係，日蘇關係，美蘇關係，英蘇關係，英美關係……，都發生過難以揣測的變化，粗看起來，似乎有些突然，但仔細觀察，則又各有各的所以然。像這一段波譎雲詭的歷史，不僅在十九世紀尋不着，即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也尋不着。這是怎樣一個使人震驚的時代啊！——不，這是怎樣一個使人興奮的時代啊！

不管是震驚也吧，或是興奮也吧，我們如果要在時代的尖端站住腳——至少不願被時代的車輪軋死——就應該把握着這些變化，就應該從這些變化中看出歷史的動向，尤其重要的是從這些變化中認清中國的出路。

本書二十多篇文章，是一九三二——三七年寫的。「九一八」的礮聲，在這裏留下一些「反響」；太平洋上的白浪，在這裏留下一些「浪痕」；我把這些「反響」與「浪痕」集攏來，獻給研究太平洋問題的朋友！

太平洋怒吼了！中國也開始怒吼了！我們應該怎樣奮起呢？

目次

序

日本與太平洋政治問題……………

蘇聯所見的東北問題及其遠東政策……………

日蘇備戰與美蘇復交……………

溥儀稱帝……………

日美換文後的遠東局勢……………

廣田對華封鎖……………

美國重申「史汀生宣言」……………

水島外交……………

英日同盟能復活乎·····	九
倫敦海軍談判重開·····	五
日本與荷屬東印度·····	九
美國經濟調查團來華·····	七
列強對華投資競爭的新展開·····	〇
美國白銀政策·····	四
太平洋美國海軍大演習·····	七
東非問題與東亞問題·····	三
從羅斯東來說到英美日在華的經濟戰·····	二
意阿開戰後的遠東局勢·····	三
倫敦海軍會議·····	六
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·····	七

從英蘇接近說到日本的對英對蘇政策

一八三

日本積極侵華聲中的英國態度

一九三

以中國問題爲中心的太平洋現勢

一九九

日本與太平洋政治問題

一 軍部與財閥支持下的日本政治

日本是在東方異軍突起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。它的資本主義雖以十足的馬力很快的進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，然而鄉村裏仍保存着落後的亞洲的半封建狀態，這就是說，它的壟斷資本主義包裹於特別濃厚的「先資本主義關係」(Pre-Capitalist relation)之結構中。因此，其統治制度的特徵，在於封建制度強固的成分與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的發展互相混合。日本統治階級的基礎，一方面建立於地主階級之上，另一方面建立於資產階級之上。故日本政治的本質，一言以蔽之，即是地主與資產階級同盟。

毫無疑問的，地主資產階級同盟的金字塔，是壓在日本下層羣衆的頭上。祇要稍微明白日本社會真相的人，都知道日本城市工人所過的生活，比殖民地工人好得有限，日本農民亦停滯在半農奴狀態。這個「地震之國」，其社會結構內的「震源」，是到處潛伏着的，目前正在發生局部的震動。不過，這些震動的消息，在帝國主義「新聞統制」之下，不易透露出來。以致我們一年來從報紙上所見到的，只有什麼「荒木稱病辭職」啦，「樞密院長更動」啦，以及使齋藤內閣解體的「帝人事件」啦……一類的消息。即自岡田上台以來，也只有什麼「滿洲統治機構改革」啦，「軍部國防小冊」啦，「昭和十年預算案」啦，「藤井去職高橋再起」啦……等等所引起的糾紛。用流行的話說，就是現狀維持派與改革派兩種勢力的爭鬥。

誠然，這兩種勢力——現狀維持派與改革派——的爭鬥，是日本政治舞台上顯著的事實，但這些事實，祇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。日本在經濟危機的過程

中以及在目前「假繁榮」的過程中，供統治階級分配的剩餘價值總額 (Sum of surplus Value) 大大縮減，並且分配得不平均，某些統治者取得太多，自然另有一些統治者不滿足，於是內部明爭暗鬥的活劇就演出來了。爭鬥的中心就可避免的要歸結到政權上面，議會的叫囂，政黨的分裂，內閣的改組，都是必有的現象。假使某些金融鉅頭及其代理人的勢力足以壓倒一切的話，那麼，法西斯主義又要成為「時代的寵兒」。說到這裏，我們便看出日本現狀維持派與改革派的爭鬥，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「圍牆」的勾當而已。三菱與住友等財閥屬於維持現狀派，軍部是咄咄逼人的改革派，而與三菱旗鼓相當的三井，則脫離了財閥的陣線，掉過頭來與軍部相結納，這無疑的因為三井手中握有日本鐵礦百分之六十，又經營軍火業，對軍部所號召的「非常時」，極感興趣。三菱與三井既分道揚鑣，則代表三菱的民政黨與代表三井的政友會，自然各樹一幟了，就對岡田內閣的態度說，民政黨是贊助的，而政友會却立於反對的地位，即其一例。從經濟

上的分歧，演成政治上的對抗，其中沒有半點神祕，總之一句話，由於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作怪。

在這裏，要鄭重指出的，日本現狀維持派與改革派之間的矛盾，並非不可調和的。申言之，他們不是在政策上有什麼根本的差異，而是在執行政策上有緩急的不同。這祇能看做金字塔上的一條裂痕，到了塔下的奴隸一致蠢動的時候，則塔上的裂痕馬上合攏。有些人過於重視這條裂痕，甚至於祇看到這條裂痕，而忘記了金字塔下幾千萬羣衆的掙扎，那就是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」了。以上是日本政治的總輪廓。

二 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

日本是一個「器小易盈」的國家，因為本國經濟基礎的薄弱以及內部矛盾的緊張，就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——即在歷史的過程中，往往扮演戰爭挑撥

者的角色。這就是說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冒險，是與其國內的嚴重危機分不開的。所謂「十年必戰論」，無異不打自招的把這種弱點暴露出來了。

可是，它很幸運，在過去的三次戰爭中——中日戰爭，日俄戰爭，第一次世界大戰——都是勝利者。每次勝利之後，從中國劫掠鉅額的財富，奪取大塊的土地，補在自己脆弱的資本主義的機構上。發了「橫財」，就成「暴富」，這一點也不稀奇的。日本於趾高氣揚之餘，便喊出：『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』（應該讀作亞洲是日本人的亞洲吧！）的口號，以大亞細亞主義相標榜。這種鋒芒，到華盛頓條約成立時稍受挫折，美國主張的「門戶開放」與「機會均等」，是與日本大亞細亞主義不相容的。華盛頓條約足足把日本束縛了十年。

然而一到了美國困於經濟危機無暇東顧的時候，日本就用「九一八」佔領東北的大砲，把華盛頓條約炸成粉碎了。三年來，日本又進攻上海，奪取熱河，蹂躪察哈爾，窺伺華北。除在滿洲成立傀儡國外，硬把整個中國放在它的屠刀下，

想怎樣宰割便怎樣宰割。這種「得隴望蜀」的貪慾，因中國之不抵抗而愈加擴大，到了「四一七」聲明發表的時候，日本就老實不客氣的以中國的保護者自居了。聲明的要點有四：（一）日本在東亞有特殊地位，故對華態度不盡與他國相同；（二）日本為保持東亞和平與秩序計，不得不單獨行動，自負責任；（三）反對中國利用他國勢力以圖抗拒日本的任何行動；（四）反對外國給中國以技術上或金融上的援助。這四個要點綜合起來，就是日本要獨霸中國，不許他國染指。大亞細亞主義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。「四一七」以後，日本對華侵略是一步緊逼一步的，如平藩通車，如修改進口稅則，如召集台灣會議，如積極侵蒙，如在天津、榆關、秦皇島、大沽口一帶舉行海、陸、空軍大演習，以及在華中、華南，尤其是華北經濟勢力的突進，無一不是按照朝鮮的模型來改造中國的。最近日本駐美大使齋藤竟公開聲明：『日本為樹立遠東和平起見，將採取日本所認為必要的政策，即使與英美爭鬥，亦所不計；日本若認為維持遠東和平所必需，

並將吞併中國北部。」（十二月十二日美國費城哈瓦斯電）這簡直把日本的侵略計畫昭告天下了。我想：齋藤也許因為還帶幾分客氣，所以曾一度否認，如果口直心快的話，應該說，日本若認為維持遠東和平所必需，不特要將中國北部吞併，並將吞併中國全部啊！

然而大亞細亞主義，是不以中國國境為限的，就日本的大陸政策言，誰也知道：它要向蘇聯進攻，想把貝加爾湖以東的領土收入版圖，至少也想在遠東建立一個「白俄帝國」，目前正在做這場春夢。可惜蘇聯不是弱者，夢雖好，恐怕不易「圓」吧！就日本的海洋政策言，一方面要把持南洋委任統治各島，抗不交還，照拓相兒玉的話說，便是守護「南方生命線」。（十二月十四日東京華聯社電）另一方面又伸其魔手於暹羅，不久以前盤谷的政變，以及近來盛傳日本擬投資鑿穿克拉地峽（Kra Isthmus）之說，都是具體的例子。所有這些事實，證明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，已達到新階段。

試問大亞細亞主義對於日本國內的影響怎樣呢？前面講過：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冒險，是與其國內的嚴重危機分不開的。這句話的意思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先天不足之故，必以大亞細亞主義爲其續命湯。真的，大亞細亞主義發展的結果，許多金融資本家都大發其財；同時，軍部亦挾戰勝的餘威在國內政治上更形活躍，統治階級是可以心滿意足的。不料「歷史先生」慣會與日本帝國主義開玩笑，在統治階級心滿意足的時候，而下層羣衆偏偏陷入火炕，他們有的在戰場上當炮灰，有的則因負擔過重的軍費而日趨貧困。大亞細亞主義愈發展，反使其國內的危機愈嚴重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們應該說，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作繭自縛的主義。

三 威脅全世界的黃色貿易

日本帝國主義醫治國內危機的另一種「續命湯」，就是貿易戰。不幸在日本

帝國主義出世的時候，世界貿易市場大半被各先進帝國主義搶去，留給它的已經不多。雖說在一九一四——一八年大戰中，叨天之福，對外貿易是出超。可是大戰一經結束，又由出超變爲入超了。自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爆發後，世界貿易市場大大萎縮，截至一九三一年止，日本輸出額從二十一萬四千八百萬元降至十一萬四千六百萬元，幾減少二分之一，這是經濟基礎薄弱的島國所不能忍受的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它迫不得已而採用所謂「超傾銷政策」(Super-dumping Policy)。

的確，超傾銷政策是貿易戰的新武器，日本運用這種新武器，擊破了不少的敵人。廉價的日貨，在世界貿易市場上，幾如瀉地水銀，無孔不入。像我們中國不用說了；近在咫尺的亞洲殖民地——如英屬印度、荷屬東印度、法屬安南……也不用說了；就是澳洲、非洲，尤其是拉丁美洲（如阿根廷、巴西、秘魯、智利，）都捲起日貨傾銷的狂潮；甚至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本國市場，亦有日貨跳